



世說新語補

八

成瀨家藏書	一冊之內	倫理類	孔子門	第五號	第二部乙
-------	------	-----	-----	-----	------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賢媛

○補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補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傳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袂。履屣。貿貿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干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受。况拾遺求利以汗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卿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火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補

袁隗妻

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少歷顯官獻帝初為太傅

馬倫是季

長女

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沒修行婦道鄉邦稱之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補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下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

蔡伯喈後漢書曰：蔡伯喈，字文姬，博陵無子。與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及二南匈奴左賢王卜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及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一銅雀臺上妓後在邪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嵬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下皇后，瑯琊開陽人。以漢延喜二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後百。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七。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德

王云何也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遵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官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吾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畧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爽清河

崔氏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各曰阮其字伯彥尉氏人清貞守道動以禮讓

魏至衛尉卿少子保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各理風義惟問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畧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官工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卿

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謂婉婉功謂絲桌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 ○ 王云得婦如此故當為之驪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 跌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牛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

有許作天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收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景王魏累曰明年李豐被殺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進不定中道還取綰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恩恩乎會鎮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併及其官屬咸外徙邊道从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又云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對

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一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秦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云駁大廷且忽下臣字詎是字棟語

王云讀史至王直妻王經母未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凌子也有風量才學各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歿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以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曾不流第也

世語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

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書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
昭經諫曰昔魯昭不怨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疾不
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亦亦無有
陛下何所費用而一旦且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下外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怨所以止
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瑒于寶
所記則忠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
反故二家之言深得其

○○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傷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牝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原饋
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餐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壽雅

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華外。而時與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中。蹇於世。壽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寸識。壽未仕時。戲之曰：恐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

李氏。名。李淑。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文豐誅徙樂浪。賈氏譜曰：郭氏名。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王璜。即廣宜君也。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入。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有別傳曰：李氏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斷不得往還。而上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救充。迎李槐。怒懷臂。真充

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夫入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驪狼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李平陽秦少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

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邳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稍倫意倫封趙秀徙

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

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政卒而此言乃言自

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此女甚高

明重每咨焉

○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碎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關

李好女子與
文者美殊也
好女便立家何
必男兒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遂
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
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汝取同郡李
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汝若
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〇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
至洛陽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太守魏氏志曰王利字
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
也居嘗見其女僕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義
族其通識餘
裕皆此類

〇〇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
未得有兵家子有傅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士
譜曰鍾夫人名瑛
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遣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
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未人有文才。鍾郝為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姊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禮。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宿于時。米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

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祜。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

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翻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王云註顧榮有刊落

陽孝廉范逵嘗過宿時大雪俄家無草甚微所臥薦刈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遂去俄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俄曰有社郡意逵曰當相談談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與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俄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乏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俄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劉云真陶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俄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俄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俄限或勸猶可少進俄悽然良久曰昔年少嘗有酒失一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俄下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俄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饒餉母母不受非俄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

不身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恣梳頭髮親端麗徐後結髮歛手向玉神色

劉云其傾吐

間正辭甚慷慨。王於是擲几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水長子。累遷。徐亮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遂奔

于暨陽。初郭璞筮米子孫必有太禍。唯固二陽

可以存。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

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債聞希難。逃于海陵。後還

京。聚眾事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

敗。為温所誅。歷中書。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諸曰

郎。東陽太守。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

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屬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

劉云言足短不能自行。因入而行。明其無他。

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

桓温殺庾希弟。倩希。圍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于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惜也。郝。異。別。傳。

日。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止。沈。簡。王。家。累。遷。用。陽。尹。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

見二謝傾筐倒屣。安。萬。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毀之。下。鞠。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五。

至云此直炬耳何

劉云語悉世情可以有省

範之母之外孫也別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 ○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冲娶郵邪王怡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必寧不同

穴毛詩曰殷則異室必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 ○ 補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王子胡兒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

譜曰疑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

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疑之事

五羊米道孫恩之女會稽疑之謂民吏曰不須

備防吾以請不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

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婺居會稽太守制

比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淵云有女子風致愈奇撒安

云此豈女業待
公豈誤妹當
為錄
○ ○ 補

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
 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
 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
 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荆
 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往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劉云時尼輩亦云

尼者並遊張謝一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九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監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
王。桓景真字景真。太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內宮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啖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后在家為僂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邪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補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嵎。南史曰。嵎字四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敬業。東海刻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李綽傳曰。惟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惟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觀此文。干是閣筆。

補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

謂之將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秉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

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

補

擢拜中書以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聞。掖庭代宗欲令人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入之

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

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且日。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

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

在政府。又無應婦翁。里體于女。婿則載妻為忠

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

七古世說補卷之十五

相牴牾。悟知此。乃知野史所書。因多謬妄也。

○補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

敗也。其將尚讓。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以數千人降溥。

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為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

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

於市。人爭與之酒。眾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黃巢曹州

長為亂。踰五嶺。祀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

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方在厨。引麩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太

事。可否當自決。曾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曰。太祖姊。即魏國長公

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太長公主。太祖同姊。姊

也有姊一人。未筮而天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

乎。

術解

○補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

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

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

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向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繫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

相徵拜尚書曰

○補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

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

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

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

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

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補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濟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主微
 弱所謂發源蜀中錦工織錦濯之蜀江爽烈是謂太金之元精水經注曰
 濫觴者也江流則錦至鮮明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淬刀言雜涪水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
 傳曰若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
 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十口

○○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末復廢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劉勰新言知勞而烟氣亦異邪

時玉律敷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鼎所造聲高高則悲夫公國之音衰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鼎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鼎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鼎今尺短四分方服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太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仍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

車脚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冰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古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此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塚書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 ○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

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嘆曰黔黎將同累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

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 ○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太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 ○ 補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 ○ 和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 ○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

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疾事終不可說詰問良

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

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

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

經方

劉云診之似違
藥方又怪

○ ○ 補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太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須來

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

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大業拾遺

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

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

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

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

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

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比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此占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
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
曰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補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次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
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補李龜年揚大貞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九者
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
其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人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

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
州薛滿

○補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衆樂遂和劉勰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拔人博
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爲來
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補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湯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
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七帖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及一甌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稱貶崖州司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宋	梁	宋	明		
劉義慶	劉孝標	劉辰翁	何良俊	王世貞	王世懋
撰	注	批	增	刪定	批釋
					李贄
					張文柱
					校注

巧藝

補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

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

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

大節有志於立其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傳文彈碁賦叙曰

漢成帝好蹴鞠劉

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

王云如此駁皆極精

特妙用手中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自敘曰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妙少時嘗為

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一焉合鄉族東方世安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傳物志曰帝善彈碁

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拂

陸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

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

扶持之樓即積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官

官

鍾曰陸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一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救兒孫勿復學書文章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補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且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輒轆長組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昂會以寶劍付妻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

曰會善書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郤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昂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是咸謂昂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

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書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

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

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

好鼓琴服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

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

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

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愷之歷書古賢皆為

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

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

也之贊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

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中

○ ○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下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 ○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

妙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日一月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補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一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

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五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眾賢非無

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林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駱驛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補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一子也少有

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

○補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

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山水一
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
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
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
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

○補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

生煙霧

寵禮

○補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
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

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時有以貨得

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

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玉節信在門度

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

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

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
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

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

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

○補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
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

世說補卷之十六

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
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國愈復增
豈足戀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
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謂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不
佞諂自熾剛克消亡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不
名勢無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廉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或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蔽廢斯瘖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
視聽兮近習乘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
所惡則洗垢求其瘕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
險而靡綠九重既不可啓又羣犬之信信安危
言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
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偷孰知其蚩妍故法
禁屈撻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

而非此。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抗
辭倚門邊。曾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草。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羊陟。謝承後漢書曰。牛
此是命矣夫。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不
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且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
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曠夕而去執其
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
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曰非玉以其
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歎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
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歎和復
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
止泣盡繼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之以血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在安祖京父湯
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者稱於時官至司
空卒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
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補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
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
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
長九日十一請之日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六

卿回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中興書曰伏滔字玄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還下車呼其兒

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兒即系也立淵之文章錄曰語之曰百人高會

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補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整

李云十分像王云何器小乃爾表虎所以耻為伍也

○補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

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時泰山胡母

彥國與瑯琊王澄比地傳暢晉書曰暢字世道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

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没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輿穎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

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河東裴遐共

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六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

張馮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云此織悉曲折可尚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王云舊載李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滿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

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伯至曉

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
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馮勅
宰為理窟即用太常博士

○補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劉云悅子自任

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日

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鄉選反違之邪

○補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桓温臨

州轉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

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示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太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眎移晨達莫羊去下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

人祖人祖嶼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

玄輔政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補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

官至鎮西將軍

○補王僕射也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補

曰昔袁公案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按蕭緇與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儉書曰盛

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緇書美之何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初

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

射性清廉自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

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木將為爭麻如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

其木也不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

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入南史

補

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

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以與兄悅

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

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

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晉安王王深相倚仗嘗於齋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

源入宴居殿與羣公聚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

子公卿瑯玕貂挿筆奏夾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

愧時人名

為兼天子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掛黑世詩神卷之十一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

逐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

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及中

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

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

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住之心望高巖瞰木澤

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

卸位書問不絕弘景待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

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

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無得其

書焚香拜受二官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

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十年卒顏色不變屈

伸如常香氣累

白氤氳滿山

○補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

頰為元帥帥師伐陳頰

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

璞言江東分主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

周也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

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為相惟事詩酒友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總為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

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岷東至滄海分其

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朱此而失彼四也庶卷

之勢事

在不疑

隋高祖

至堅進爵為

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

七寶莊嚴公

補

章綬在翰林

唐書章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夏

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唐書章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夏

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慎致傷晚多心唐書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疾故不極其用唐書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為賢妃六宮師其德先會綬方寢學士鄭

細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細字文明少有奇志好

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細以文

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

守道敦篤賦性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各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

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

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

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
寓直忽有中使召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
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賦庶安否廉察
郡守字入求覆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
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
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
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
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牀案上有書兩卷
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
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
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亦舞
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古格言
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
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
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林墨公
日觀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纒送
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始無異比

補錢文僖守西都

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
有後才父傲使賦遠山詩有高
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傲異之咸平中獻
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
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
該博故其家聚書侷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
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諡文僖謝希深
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
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
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
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
歐陽永叔東都事
畧曰歐

楊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
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常日身之曰如歐陽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日頽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
晚花幽草蘆葦巖壁正當入九清壯如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
輿以行斬草未甚則在路以進抵峻極上院躡
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政望謂非揮翼不可
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謂盡東峰頂久宿頂上
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復
陽縱望太空觀上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
霽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

輟一西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
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忽
於煙霧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
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
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下日誦。幕客多遊。貴曰。君
等自比冠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者縱取禍。况其
下者。象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
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取時文康年已高。為之
僮之。

任誕上

○補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
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且泉曰。曹氏
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
責。不荷戈執矢。為海內率先。而於是有自名。未合
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補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執事。阮嘗從容言。嘗遊東平。樂其十風。願
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
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
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搗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其
 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毛公注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
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
 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

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
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
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 ○ ○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嗔舉便去或問
 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
 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
 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籍喪親不率
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左醉散髮箕踞旁若無
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
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
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至云豈可以嗣
宗為得中此言
何可訓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美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衣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入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劉氏譜曰。祖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祖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補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挿腰。竹林七賢論曰。我故吏多太官。相逢。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太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

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作林七賢論曰籍之所

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

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臠簡

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

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於放蕩越

禮樂廣譏之曰各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

令之言有言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甲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

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

魏末沈淪問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搃可字曰遙集

也故孚字遙集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暘人爲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若乎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着白接離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

漢侍中習郁於岷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

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

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王云未聞補阮

○ ○ 祖事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述性又實從多是桀黠勇士述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飢賓客來剽述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千古談者總一子生

○ ○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表耽俊邁多能表氏家傳曰表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郡中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侷儻不羈有異才上人多歸之仕

○ ○ 補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 ○ 至司徒從 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謙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表彥道邪遂共戲上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傷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表彥道不郭子曰桓公博蒲失數百斛求救于表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心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裘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去著小帽既戲表形勢呼祖擲心盧雉二人齊呼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補

光子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濕，勢必凍死。奈何！惜下被而殺之。

人乎。令奇而釋之。後舉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

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補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
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
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
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
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酌
賜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宣子
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談相逢即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邴邴王處

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
作个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補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官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特
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
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
與之

○○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
性自適無求當

王云季鷹此意
甚遠欲破世間
歌名客耳淚亦
即能盡本謂

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椽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

與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

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

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

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

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

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王云此致有致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

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勗吳中書令

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

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

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出得七百

斛秫米不了麴蘗事

○ ○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王云達人先須
委怨周顛顛

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詰尚書紀瞻觀伎瞻有

何乃以色爲靈

批點世說新卷之十一

顏無作色。有司奏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千里一曲。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後人。辭讓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

間爲洛市肆。玉王公熟視謂客曰。使入思安豐

尚類之

○補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

彈琵琶作大道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人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儔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

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温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

七

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一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

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字遺民張素聞其

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

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

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人不得已而飲之友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

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王子野家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謝氏譜曰謝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葬博土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葬

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宋明帝文章志
 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蒙劉
 惔共遊新亭蒙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許仁祖正
 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
 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
 此知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